

◎ 三緘其口

【釋義】 嘴巴加了三道封條。形容說話謹慎或不說話。語出漢·劉向《說苑·卷一〇·敬慎》。緘，音ㄐ一ㄣ。

【典故】 根據西漢劉向所寫的《說苑》中記載，孔子曾經前往周朝首都，參觀周王的祖廟。在祖廟右邊的臺階前，立了一個銅像，他的嘴被重重封住，背上刻了一段文字：「這是古時候說話最謹慎的人。要謹慎啊！謹慎啊！不要多話，話一多，失誤也必定多起來。」孔子就反身告誡弟子說：「這個銅像就是在告誡人們，平日謹言慎行，不要多話，就不會招來無妄的口舌之災。」另外在《孔子家語》和《太公金匱》也記錄了這件事。後來「三緘其口」演變為成語，用來形容說話謹慎或不說話。

【用法】 說話謹慎或不說話。用在「閉口不語」的表述上。

【例句】 1. 無論怎麼問，他就是三緘其口，不願透露任何訊息。
2. 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對於不了解的事，我們最好三緘其口。

◎ 戰戰兢兢

【釋義】 戰，害怕而發抖，通「顫」。兢兢，小心謹慎的樣子。「戰戰兢兢」形容戒慎恐懼的樣子。語出《詩經·小雅·小旻》。兢，音ㄐ一ㄥ。

【近義】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誠惶誠恐、暴虎馮河、臨深履薄

【典故】 「戰戰兢兢」是戒慎恐懼的樣子，可見於《詩經·小雅·小旻》。這首詩在感嘆君王任用小人、聽信小人的錯誤政策，使得國家災難頻傳，民不聊生。身為知識分子的詩人相當憂心，卻無法盡一己之力改變國家衰敗的命運。詩人最後感嘆說：「大家都知道，空手與老虎搏鬥、無舟渡河是件危險的事，但卻不知道小人當道更是危險。必須要特別小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樣。」「戰戰」是害怕、發抖之意，「戰」通「顫」。「兢兢」，則是形容小心謹慎的樣子。「戰戰兢兢」就是指害怕顫抖，小心翼翼，生怕有所疏失。另外，在《詩經·小雅·小宛》中亦見此語。〈小宛〉一詩是表述在亂世之中，雖然為人恭良，但其處境就像人站在樹上一樣，並不安全，所以行事應如同面臨深谷，其戒慎恐懼又如同踩在薄冰上，才能避免禍事上身。其中也用到「戰戰兢兢」一語。後來「戰戰兢兢」被用來形容戒慎恐懼的樣子。

【用法】 形容戒慎恐懼的樣子。用在「小心謹慎」的表述上。

【例句】 1. 第一次上臺講課時，自己真是戰戰兢兢，深怕說錯話。
2. 看到這些新兵還沒上戰場，就已經嚇得戰戰兢兢的樣子，讓我想起當年的自己。

◎ 不捐出的寶物

我在柏克萊念博士的時候，交到了一位美國好朋友，他叫約翰，我當時是單身漢，他已婚，太太非常和善，常找到他家吃飯，我有請必到，變成他們家經常的座上客。約翰夫婦都是學生，當然收入不多，可是家裡卻佈置得舒適極了，他們會買便宜貨，收集了不少的瓷娃娃，有吹喇叭的小男孩，有打傘的小女孩，也有小男孩在摸狗等等的娃娃，滿屋子都是這種擺設，窗臺上更是放了一大排。我每次到他們家，都會把玩這些瓷娃娃。

約翰告訴我他們的瓷娃娃都是從舊貨店和舊貨攤買來的，有一天，我發現一家舊貨店，也去買了一個瓷娃娃，是一個高高瘦瘦的少女，低著頭，一臉憂鬱的表情，等約翰夫婦再請我去的時候，我將他帶去，他們大為高興，告訴我這是西班牙 Lladro 娃娃，這家名牌公司的娃娃個個又高又瘦，也都帶著憂鬱的表情。他們一直想要有這麼一個娃娃，可是始終沒有看到，沒想到我買到了。

我們先後拿到博士以後就各奔前程，約翰的研究是有關感測器，畢業後不久就自己開了一家公司，用感測器作一些防盜器材，他很快地大量使用電腦，生意也越來越大，成為美國最大的保全系統公司的老闆。由於中東問題，美國飛機好幾次被恐怖分子所劫持，約翰的公司得了大合約，替美國大的機場設計安全系統，大概畢業二十年以後，他的身價接近四億美金。

有一年，我決定去找他，他欣然答應接待我，那時已近耶誕節，我先去他的辦公室，他親自帶我去看他的系統展覽室，我才知道現在的汽車防盜系統幾乎都是他們的產品，體積極小，孩子帶了，父母永遠可以知道他在那裡。我也發現美國很多監獄都由他們設計安全系統，防止犯人逃脫。看完展覽以後，約翰開車和我一起到他家去。那一天天氣變壞了，天空飄雪，約翰的家在紐約州的鄉下，全是有錢人住的地方，當他指給我看他的住家時，我簡直以為我自己在看電影，如此大的莊園，沒有一點圍牆，可是誰都看出這是私人土地，告示牌也寫得一清二楚，有保全系統，閒人莫入。約翰告訴我他家有三層紅外線保護，除非開飛機，否則絕不可能闖入的。如果硬闖的話，不僅附近的警衛會知道，家裡的挪威納犬也會大舉出動，我這才知道約翰的公司會代人訓練這些長像兇猛的狗。

約翰的太太在門口迎接我，我們一見如故。他們家當然優雅至極，一進門，迎面而來的就是一個明朝的青花瓷花瓶，花瓶裡插滿了長莖的鮮花，後來才發現約翰夫婦愛上了明朝的青花瓷，滿屋子都是，他們的壁紙也一概用淡色的小花為主，好像是配這些青花瓷的。我住的客房，附設了一個浴室，這間浴室的洗澡盆和洗臉盆都是仿製青花瓷，約翰告訴我這是他從日本訂作來的，他還訂作了一個青花瓷器，一按，肥皂水就出來了。浴室的瓷磚來自伊朗，也是青色的，聽說伊朗某一皇宮外牆就用這種瓷磚，我不敢問他們是否這也是訂作的。我卻有一個疑問：那些可愛的瓷娃娃到那裡去了？我不敢問，因為答案一定是很尷尬的。

這座豪宅當然有極為複雜的安全系統，我發現入夜以後最好不要四處走動，恐怕連

到廚房裡拿杯水喝都不可能，必須打電話給主人，由他解除了系統才可以去。約翰家裡靜得不得了，聽不到任何聲音，可是每隔一小時，他們的落地鐘就會敲出悅耳的聲音，這個鐘聲和倫敦國會大廈的大鵬鐘一模一樣。

約翰唯一的女兒在哈佛念書，那一天要開車回來，到了六點還沒有回來，他們夫婦都有點不安，原來這個女孩子厭惡有錢人的生活方式，開一部老爺車，也不肯帶行動電話，他們擔心她老爺車會中途拋錨。我們一直等到八點才接到女孩的電話，果真她的車子壞了，幸好她安然無恙，在人家家裡，要約翰去接她。約翰弄清楚地址以後，就要我一起去接他女兒，雪已經下得很大了，他女兒落腳的地方是一幢小房子，屋主是個年輕的男孩。

他女兒告訴我們，她車子壞了以後就去呼救，沒有想到家家戶戶都裝了爸爸公司設計的安全系統，使她完全無法可施。總算有一家門口有一個電話，可是屋主坦白地告訴她：屋主本人是一個弱女子在等她丈夫回來，不敢放她進去，因為她不知道會不會受騙。她女兒說當她被拒的時候，她相信家家戶戶都在放聖誕音樂，聖誕節應該是充滿了愛與關懷的日子，可是她卻被大家拒於千里之外，虧得她最後找到這座又破又舊的小房子，她知道這座小房子是不會用安全系統的，果然也找到了這位和氣而友善的屋主。

這位年輕男孩一面給我熱茶喝，一面發表他一個奇特的看法。他說家家戶戶都裝了安全系統，耶穌會到那裡去降生呢？可憐的聖母瑪利亞，可能連馬槽都找不到了。約翰聽了這些話，當然很不是滋味，可是他一再謝謝這位好心的年輕人，也邀他一起去吃晚飯。年輕人一聽到有人請他吃晚飯，立刻答應了。我想起我年輕的時候也是如此，從未拒絕過任何一頓晚飯的邀約。

晚餐在一張長桌上吃，夫妻兩人分坐長桌的兩端，一位臉上沒有表情穿制服的僕人來回送菜，每一道菜都是經典，每一種餐具更是講究無比，可是我想起當年我們在約翰家廚房吃晚飯情形，我覺得當年的飯好吃多了。約翰的女兒顯得有點不自然，那位年輕人卻是最快樂的人，有多少吃多少，一副不吃白不吃的表情。吃完飯已經十點了，約翰的女兒將年輕人送走了。

第二天約翰送我到機場，他似乎稍微沉默了一點，下了汽車，他碰到另一部汽車，立刻警鈴大作，這又是他的傑作，自作自受！我假裝沒有聽到，可是我看到他一臉不自然的表情。他也無法送我去候機室，安全系統規定送客者早就該留步了。

一年以後，我忽然在《華爾街日報》上看到一則消息，約翰將他的公司賣掉，一夜間得到了四億多美金，他的豪宅賣了五百萬美金。約翰在記者會上宣布：他留下一個零頭，用四億多美金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基金會的董事們全是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他不是董事，他也不會過問這個基金會如何行善，他完全信任這些董事們。

幾天以後，約翰夫婦不見了，他的親人替他們保密，他的女兒已和那位年輕人結婚，到非洲去幫助窮人了，這位科技名人就此失蹤了。可是我有把握約翰會找我的，因為我們的友誼比較特別。

果真我收到他的信，他告訴我他現在住在英國一個偏遠的鄉下，這裡沒有一家人用

安全系統，他給我他的電話和地址，可是他故意不給我他的門牌號碼，他叫我去找他們夫婦二人，而且他說我一定會找到他家。我找了一個機會去英國開會，也和約翰約好了去看他的時間，下了火車，我找到了那條街，那條街的一邊面對一大片山谷，沒有一幢房子，所以我只要看街的另一邊就可以了。

我在街上閒逛，忽然看到一幢房子的落地大玻璃窗與眾不同，因為這個窗臺上放滿了瓷娃娃，好可愛的瓷娃娃。我想這一定是一家舊貨店，我想起約翰夫婦喜歡瓷娃娃，決定進去買一個送他們。沒有想到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我看到約翰在裡面，這不是舊貨店，這是他們的家，只是他們的家完全對外開放，又放滿了瓷娃娃，才使我誤解了。

約翰夫婦熱情地招待我，他們的家比以前的豪宅小太多了。據他們說，這座小房子比他們當年佣人住的房子還小，也比他們當年的花房小。他們的明朝青花瓷器完全不見了，約翰夫婦將那些瓷器捐給了紐約的一家博物館，他們夫婦二人認為人類文明的結晶，應該由人類全體所共享。他們的園子也小得很，可是約翰夫婦仍然在園子裡種了花草，他們的後園對著一大片森林，約翰說，據說當年羅賓漢就出沒在這一片森林裡，而他們所面對的山谷由英國詩人協會所擁有，他們不會開發這片荒原，英國人喜歡荒原，約翰夫婦也養成了在荒原中散步的習慣。

約翰告訴我為什麼他最後決定放棄一切。他的公司得到了一個大合同，改善整個加州監獄的安全系統。他發現加州花在監獄上的錢比花在教育上的還多。而他呢？他越來越有錢，卻越來越像住在一座監獄裡面。美國人一向標榜「自由而且開放社會」，其實美國人卻越來越將自己封閉起來，越來越使自己失去自由。約翰決心不再拼命賺錢，只為了找回失去了好久的自由。

約翰夫婦在附近的一家高中教書，這所學校其時有點像專科學校，約翰教線路設計，學生所設計出來的線路經常得獎，他捐了很多錢給這所學校，使這所學校有很好的圖書館和實驗室，他太太在那裡教英文。約翰告訴我他們兩人的薪水就足足應付他們的生活了，因為他們生活得很簡單，平時騎自行車上班，連汽油都用得很少。

當我們坐下來吃晚飯的時候，我才發現我的那座女孩子瓷娃娃放在桌子中間，他們念舊，捨不得丟掉那些瓷娃娃，可是當年替他們設計豪宅內部裝潢的設計師不讓他擺設這些不值錢的東西。現在那些值錢的東西都不見了，不值錢的瓷娃娃又出現了。我總算吃到了我當年常吃到的晚飯，也重新享受到約翰夫婦家中的溫暖。

我離開的時候約翰送我去火車站，他告訴我他還有一些錢，他的女兒不會要他的這些錢。等他和太太都去世了，他的錢就全部捐出去了。我說我好佩服他，因為他已經捐出他的全部所有。他忽然一笑，告訴我他仍然有一樣寶物沒有捐掉。我對此大為好奇，問他是什麼？他說他要賣一個關子，他用一張小紙寫了下來，交給我，但叫我現在不要看，等火車開了以後再看，上面寫的是他不會捐出去的寶物。

火車開了，我和約翰揮手再見，等我看不見他以後，打開了那張紙，紙上寫的是「我的靈魂」。

我坐在火車裡，不禁一直想著：有些人什麼都有，卻失落了自己的靈魂。